

第六十七回

拯救駢羅禪性穩

脫離穢污道心清

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此言鼻之怪

麟精不過是小小一妖。稀柿衙實是大大一難。荆棘嶺是攔路不前。稀柿衙實穢污難進。均有碍西天之路。但荆棘是心上的茅柴。穢污實指身上的塵垢。借景寫題各有其妙。而後嘆此書之奇無窮也。

讀書無了亦無休。最怕心粗與氣浮。而鹵莽厭煩者。則兼而有之。蓋學本細膩。他却粗暴。學要勤敏。他偏懶惰。正與大學之道相左。且鹵莽已不可再加之厭煩。厭煩已不可。

又加之幽莽似此爲學。西天終不可到。直經卒不可得。又何以成聖而成眞也。故曰決無有成之理。

大學明新止至善之道。第一全保乎爲師之教。無如好爲人師者。自己之學已不能有進。又何以能進子弟。其次大抵還視乎子弟之學。彼幽莽厭煩者。雖有明師益友。其如此子弟何。兩題串講方見引書命題之妙。

話說三藏四衆。躲離了小西天。乃寶閣珍樓童兒小子之地也。當忻然上路。爲成字一撲。行經個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時。其神注定本題便已挑起。朱紫下臭字正相應。見了幾處園林。皆綠暗一番風雨。又黃昏三藏勒馬道。徒弟呵。天色晚矣。往那條路上求宿去。神疲力倦虛。將厭煩一吸。

行者笑道。師父放心。若是沒有借宿處。我三人都有些本事。叫八戒砍草。沙和尚扳松。老孫會做木匠。就在那路上搭個蓬庵。好道也住得年把你忙怎的。八戒道。哥呀。這個所在。豈是住場。滿山多虎豹狼蟲。遍地有魑魅魍魎。爲幽莽一襯白日裏尚且難行。黑夜裏怎生敢宿。行者道。鐵子越發不長進了。輕輕將無有成一逗不是老孫海口。只這條棒子。摺在手裏。就是塌下天來。也撐得住。正直莽師徒們正然講論。轉正師徒立言便不混忽見一座山莊。不遠。行者道。好了。有宿處了。長老問在何處。行者指道。那樹叢裏不是個人家。我們去借宿一宵。明早走路。長老忻然促馬。至莊門外下馬。只見那柴扉緊閉。長老敲門道。開門。開門。裏面有一老者。手拖

藜杖足踏蒲鞋頭頂烏巾身穿素服開了門便問是甚人在此  
大呼小叫便不  
安靜三藏合掌當胸躬身施禮道老施主貧僧乃東  
土差往西天取經者適到貴地天晚特造尊府借宿一宵萬望  
方便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却是去不得阿此處乃小西  
天是個兒童  
之所在若到大西天路途甚遠莫厭經史煩  
只恐功夫少且休道前去  
艱難只這個地方已是難過三藏問怎麼難過老者用手指道  
我這莊村西去三十餘里有一條稀柿衖山名七絕却不是七  
寶更奇下文遠字已滿  
三藏道何爲七絕老者道這山徑過有八百里於此受胎此挑下  
山盡是柿果古云柿樹有七絕一益壽二多陰此章仁字三無鳥  
巢四無蟲是伏下  
章不仁五霜葉可玩此照不富六嘉實七枝葉肥大此句

富

反晦無有成

字

故名七絕山。我這敝處地澗人稀。那深山亘古無人走到。

每年家熟爛柿子落在路上。將一條夾石衛衙盡皆填滿。又被雨

露雪霜經徹過夏。作成一路污穢。不作香氣却成臭氣似此善果却被廢壞良可惜也。這

方人家俗呼爲稀屎衙。但刮西風有一股穢氣。就是淘東園也

不是這般惡臭。廢壞無成之氣極其不堪而下文如今正值春

深節屆孟夏東南風大作。所以還不聞見也。三藏心中煩悶。不言行

者忍不住高叫道。你這老兒甚不通。我等遼夜投宿。你就說出

這許多話來謊人。十分你家窄逼沒處睡。我等在此樹下蹲一

蹲也就過了此宵。何故這般絮聒。那老者見了他相貌醜陋。便

也擰住口。驚噏噏的硬着膽喝了一聲。用藜杖指定道。你這廝。

骨搘臉。磕額頭。塌鼻子。此臭定自不聞。凹頤腮。毛眼毛睛。癆病鬼。不知高低。尖着個嘴。敢來冲撞我老人家。鹵莽之氣。幾濶行者。陪笑道。老官兒。你原來有眼無珠。不識我這癆病鬼哩。相法云。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言貌取人。便就差了。我雖醜。便醜。却到有些手段。老者道。你是那方人氏。姓甚名誰。有何手段。行者笑。道。我

祖居東勝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身拜靈臺方寸祖。講明爲學成字。便不落空。學成武藝。甚全周。也能攬海降龍母。善會擔山赶日頭。縛怪擒魔稱第一。移星換斗鬼神愁。偷天轉地英名大。我是變化無窮美石猴。這個頑皮。就是個活猴。

老者聞言。回嗔作喜。躬着身。便教請入寒舍安置。遂此四衆牽馬挑擔。一齊進去。只見那荆針棘刺鋪設兩邊。二層門是磚石壘的牆壁。又是荆棘苦蓋。

子弟之頑  
劣可知

入裏纔是三間瓦房。

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又叫辦飯。少頃移過桌子。擺着許多麪筋豆

腐。芋苗蘿蔔。辣芥蔓菁。香稻米飯。醋燒葵湯。師徒們儘飽一餐。

腹飽知足極其不厭  
此所以爲老矣也

喫畢。八戒扯過行者。背云。師兄。這老兒始

初不肯留宿。今返設此盛齋何也。行者道。這個能值多少錢。到明日還要他十果十菜。送我們哩。八戒道。不羞。憑你那幾句大話。哄他一頓飯喫了。明日却要跑路。他又管待送你怎的。行者道。不要忙。我自有個處治。不多時漸漸黃昏。老者又叫掌燈。行

者躬身問道。公公高姓。老者道。姓李。

卽理也

行者道。貴地想就是

李家莊了。老者道。不是。這里喚做駝羅莊。

駝羅乃斗前惡宿氣質稟之性最粗暴正詮南莽而太歲之不仁也

於此立案。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別姓俱多。唯我姓李。

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賜我等盛齋。那老者起身道。纔

聞得你說會拿妖怪。我這里却有個妖怪。

學徒比作妖怪奇聞

累你替我們拿拿。

次轉頤字前就閑上言此就勞上寫自有重謝。

若教成這個子弟其功不小

行者就朝

上唱個喏。道承照顧了八戒道。你看他惹禍聽見說拿妖怪。

就是他外公。也不這般親熱。預先就唱個喏。

講厭字無跡行者道賢弟

你不知我唱個喏。就是下了個定錢。他再不去請別人了。

人之患已於此

伏案三藏聞言道。這猴兒凡事便要自專。倘或那妖精神通廣

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麼。爲無有成一逗行者笑道。  
師父莫怪。等我再問了看。那老者道。還問甚行者道。你這貴處。  
地勢清平。又許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麼妖精敢。  
上你這高門大戶。不知惟高門大戶此怪更多。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這里。  
久矣康寧。康寧字的側面只這三年六月間。以薰暑抑自字更奇忽然一陣風起。  
那時人家甚忙。打麥的在場上插秧的在田裏。耕種如此不俱  
着了忙。只說是天變了。誰知風過處。有個妖精。知賁報何如蓋卽李老子也將人。  
家牧放的牛馬喫了。且於牧之野猪羊喫了。見雞鶩。因圖喫遇男女。  
夾活吞。無暇細嚼。到莽厭煩俱到自從那次這二年常來傷害長老。呵。你若。  
果有手段。拿了妖怪。掃淨此土。我等決然重謝。不敢輕慢行者。

道。這個却是難拿。八戒道。這是難拿。爲何輕率便諾我們乃行脚僧。借。

爲何輕率便諾李便諾

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麼妖精。老者道。你原來是騙飯喫的。和尚初見時。誇口弄舌。說會換斗移星。降妖縛怪。及說起此事。就推却難拿。行者道。老兄。妖精好拿。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所以難拿。妙不是妖怪難拿。正是子弟難制。借此勒掙爲下。爲富一挑。老者道。怎見得人心不齊。行者道。妖精攬擾了三年。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我想着每家只出銀一兩。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不拘到那里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却怎麼就甘受他三年磨折。老者道。若論說使錢。好道也羞殺人。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前年曾訪着山南裏有個和尚。先講一位明師請他到此拿妖。未曾得勝。行者

道那和尚怎的拿來。老者道。

那個僧伽披領袈裟先談孔龜後念法華香焚爐內手把鈴拿正然念處驚動妖邪風生雲起徑至莊家僧和怪鬪其實堪誇一遙一拳搗一遙一把抓和尚還相應相應沒頭髮須臾妖怪勝徑直返烟霞原來晒乾疤我等近前看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雖有明師其如此子弟何

行者笑道這等說喫了虧也老者道他只拚得一命還是我們賺虧與他買棺木殯葬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那徒弟心還不歇至今還要告狀不得乾淨理亦大受其累行者道可曾再請甚麼人拿他老者道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只寫另請前師之無成可知行者道那

道士怎麼拿他。老者道那道士

頭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响。符水施爲驅神使。將拘到妖  
魑。狂風滾滾。黑霧迷迷。卽與道士兩個相持鬪到天晚。怪返  
雲霓。乾坤清朗。我等衆人齊出來尋道士。渰死在山溪撈  
得上來。大家看却如一個落湯雞。生龍活虎法  
師亦是法矣

行者笑道。這等說也喫虧了老者道。他也只捨得一命。我們又  
使勾閻數錢糧。看得人命都不值錢是爲不仁伏案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等我  
替你拿他來。老者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請幾個本莊長  
者。與你寫個文書。若得勝。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半分不少。如  
若有虧。切莫和我等放賴。各聽天命。煩倒不厭反有些害怕行者笑道。這

老見被人賴怕了。

非怕人命正怕問數錢糧耳

我等不是那樣人快請長者

去那老者滿心懽喜卽命家僮請幾個左鄰右舍表弟姨兄親

家朋友。共有八九位老者都來相見會了唐僧言及妖怪一事

無不忻然衆老問是那一位高徒去拿行者

文手道是我小和尚衆老悚然道不濟不濟那妖精神通廣大身體狼狽

無非關西大漢

你這個長老瘦瘦小小還不勾他填牙齒縫哩

如此一說決無之神自現行

者笑道老官兒你估不出人來我小小結實都是喫了磨刀

水的秀氣在內哩衆老見說只得依從

道長老拿住妖精你要

多少謝禮行者道何必說要甚麼謝禮俗語云說金子幌眼說

銀子傻白說銅錢腥氣

挑下朱紫金銀便不突

我等乃積德的和尚決不

要錢

這脣是照爲仁不富

下

衆老道

既如此說都是受戒的高僧既不要

錢

。

豈有空勞之理

出理

我等各寅俱以魚田爲活

。

魚田不薄賦稅亦不輕此

就由上翻

若果降了妖孽淨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共湊

一千畝坐落一處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打坐參禪強似方

上雲遊行者又笑道越不停當但說要了田就要養馬當差納

糧辦草黃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殺人也

妙寫厭煩極其爽亮衆

老道諸般不要却將何謝行者道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飯

便是謝了

只圖厭飽如何得成

衆老喜道這個容易但不知你怎麼拿他

行者道他但來我就拿住他衆老道那妖大着哩上挂天下挂

地

虛寫

莽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

。

。

。

駕霧的妖精。我把他當孫子罷了。若說身體長大。有那手段打他。正講處。只聽得呼呼風响。慌得那八九個老者戰戰兢兢道。這和尚鹽醬口。貼齒說妖精。妖精就來了。那老李開了腰門。把幾個親戚連唐僧都叫進來。妖怪來了。唬得那八戒也要進去。沙僧也要進去。行者兩隻手扯住兩個道。你們忒不循理。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站住不要走。跟我去天井裏看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哥呵。他們都是經過帳的。風响便是妖來。他都去躲。我們又不與他有親。又不相識。又不是交契故人。看他做甚。原來行者力量大。不容說。一把拉在天井裏站下。那陣風越發大了好風。

倒樹摧林狼虎憂。播江攬海鬼神愁。掀翻華岳三峯石。提起  
乾坤四部洲。村舍人家皆閉戶。滿莊兒女盡藏頭。黑雲漠漠  
遙星漢。燈火無光遍地幽。其惡如此故曰  
駝羅緊貼厭字。

慌得那八戒戰戰兢兢伏之於地。把嘴拱開土埋在地下。濁氣

對面不堪却如釘了一般沙僧蒙着頭臉。眼也難見。行者聞風認

怪一霎時風頭過處。只見那半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卽低頭

叫道兄弟們風過了起來看。那缺子扯出嘴來。抖掉灰土。仰着

臉朝天一望。法天象地是個<sup>爲現遠惟明留影</sup>幽<sub>莽</sub>見有兩盞燈光忽失聲笑遜好耍子好

耍子原來是個有行止的妖精。該和他做朋友。沙僧道這般黑夜。又不曾覲面相逢。怎麼就知好歹。八戒道古人云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必定是個好的。是個有錢的子弟

沙僧道：你錯看了。那不是一對燈籠。是妖精的兩隻眼亮。那獃子就說矮了三寸。道爺爺呀。眼有這般大呵。不知口有多少大哩。殊不知鼻子更長。行者道：賢弟莫怕。你兩個護持着師父。待老孫上去。討他個口氣。看他是甚妖精。八戒道：哥哥不要供出我們來。好行者。縱身打個唿哨。跳到空中。執鐵棒。厲聲高叫道：慢來慢來。有吾在此。那怪見了。挺住身軀。將一根長鎗亂舞。此却不是舊刀鎗。行者執了棍勢。問道：你是那方妖怪。何處精靈。那怪更不答應。只是舞鎗。行者又問。又不答。只是舞鎗。行者暗笑道：好是耳聾口啞。原是村蠢鬼。頑無知之輩。不要走。看棍。那怪更不怕。亂舞鎗。遮擋在那